

現代僧伽

第三期要目

佛事短評

五 求人也要求己與利己也要利人……………轉輪

六 『帝制時代遺留在佛徒中的污點』……………法幢

僧伽自殺之政策與自救之政策……………覺迷

今日中國之僧伽(續)……………寄塵

一個青年僧伽的自白……………化生

思凡(舊劇新編)……………奉持

好消息(通信)……………迦林

佛教要聞(二則)……………記者

本刊啓事（三）

本刊發行，乃想以這小小刊物聯合全國僧伽同胞，站到社會上去。所以爲力求普及起見，特定了三個辦法：就是望能捐助者就發心捐助；能訂閱者就來定閱；實在無力定閱的，只要來信說明，我們也可每期寄贈。現在本刊已出至三期。而前承各方同志介紹的閱者，我們也寄出二期了。但從此期寄出之後，如各方沒有回信而介紹的同志又不負責照所定的三種辦法擇一辦理，從第五期起，一律停寄。特此預告！

本刊啓事（四）

凡對於敝刊發心捐助及定報諸君，務請將捐款或報資寄交敝社發行部收，由敝社發行部給發收條或定單爲憑。由各方同志介紹者，亦請直接寄交敝社發行部，索取收條定單爲憑。

九年的海潮音出版了

第一期

- 論世界史綱
- 侯爾特意識學與佛學
- 再論心理學與行爲學
- 評中國學術史概論
- 致吳稚暉先生書

第二期

- 評胡適之的戴震哲學
- 論掌珍論之真性有爲空量
- 東方雜誌短評四則
- 維摩詰經講義
- 上國民政府書

訂報處：秦縣，佛教居士林。報價：全年二元；每册二角。

佛事短評

(五) 求人也要求己與利己也要利人

轉輪

自國民革命奠定長江流域而建都南京的一年以來，各省各縣的佛教寺產，着實有幾處發生過提取沒收的情事，但總沒有河南處理佛寺的手段那樣殘忍。河南省政府曾通令各縣「限於文到十日內……將寺產……調查……辦理具報」；究竟各縣會否遵令照辦，到如今我們還未接到河南方面實在的消息。然而據各報所載：「開封的龍泉相國政苦等寺廟已改爲中山公園中山市場和救濟院」等，這總是事實了。

關於河南軍政當局處置佛寺的這件事，佛教通訊社和佛教維持會都曾有過求救的呼籲；國民政府也曾有過保護的通令。可是一方在呼籲求救；一方在通令保護；一方仍在那兒飭令三省——陝甘豫——將「各廟宇寺觀之鐘磬，均移置各警署及分駐所門口，大撞大擊」。（見申報）鐘磬可以如此，甚麼不可以如此呢！

「求人不如求己」的話，在現在好像談不到了。其實也做不到。現在我們不必再怨己了，也不必去單責人，就是單去求國民政府也是有效的無效。我們且不管豫省當局是有意或無意的反對我們的佛教；我們試看河南僧伽的大多數除掉金錢——老酒——女人當做正當的唯一

的主義之外，還幹了些甚麼來？！你所幹的事是利己的是利人的？只要你憑良心一深思之；你假使想不到傷心——弔淚，那你簡直是一個特別構造的人。佛教是完全講「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你既不能覺他，你又不能自覺；你既不能利人，你又不能不利己。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社會上——十方檀越家——給我們的恩惠——衣食住——並不為不厚；你不修學佛道，化導社會，也不大緊，你就單單「吃」「睡」做一個「廢物」好了；而你又要把「金錢」「老酒」「女人」當做學生的事業；這樣，社會能容你嗎？

然而，又豈獨河南一地的僧伽如此而已也。嗚呼！

(六) 『帝制時代遺留在佛徒中的污點』

法 幢

『帝制時代遺留在佛徒中的污點』，真是不一而足，舉不勝舉。

『在京和尚出京官』(註)，在帝制時代有這樣的一句話，我們和尚於是嘗引以自豪。現在『帝制時代』早已成為過去的名詞了，不，在北方想做官兒的官僚，還在那兒想出京之官做呢。和尚呢，不消說，自然也還是以『皇圖鞏固』『帝道遐昌』『祝福得來勁；自然也仍以『在京』為榮，為高大，為奇貨。就是非在京的和尚，我們不時還可以到處聽到這樣的豪語。噫！『帝制時代遺留在佛徒中的污點』，誠大矣哉！

我們相信「帝制時代遺留的污點」，一天不把牠刷洗淨盡，國民革命一天總得不到光明。我們知道國民革命之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要鏟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就是爲要革除「帝制遺留下來的種種污點」。夫「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委實帶有「帝制時代遺留的污點」在身上，我們所以要鏟除。然而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外，還有帶有「帝制時代遺留的污點」更濃厚更顯明的一班和尚，我們也應該要鏟除！

帝制時代的皇帝是在北京，於是乎在北京的和尙和非在北京的和尙總不免污染帝制的污點，這還可原。可是現在國民革命的政府既在南京，而在南京的和尙多少也應該帶點革命的色彩，庶幾纔能遮掩帝制的污點。現在南京有和尙籌備「中國佛教民衆大會」，就是預備向這條——革命——路上開步走的吧？

我以爲南京佛教民衆在開步走的進程中：第一，就要「以三民主義革除了帝制時代遺留在佛徒中的污點，顯出佛教的本來面目」來；然後，再去談「爲衆生，爲正法。……」

（註）：京，指北京。和尙，指做皇帝式的方丈和尙；非普通所稱之和尙也。下同。

僧伽自殺之政策與自救之政策

覺迷

直鼻橫眉，足奔手搏，處於宇宙之間，雜萬有而爲伍，名之曰人。所執占者，數尺幻化之

僧伽自殺之政策與自救之政策

形骸，欲與太空大地爭大小，無異浮塵之遊隙裏；所持續者，數十寒暑之時光，欲與無始終劫較短長，無異力士之一彈指。然而身軀雖眇小，歲月縱無多，貪生怕死，固人之常情，誰肯自戕其生而樂死？但人間世往往實有其事者，蓋出於反常之行為也。其大概有三種之原因：（一）屬於刻意尚行，離世異俗，矜於自持之徒，不能和光同塵，而趨於自殺。（二）或受環境之壓迫，無勇敢之氣與之抵抗，乃趨於自殺。（三）或神經感受劇烈之刺激，心理頓呈變態，而趨於自殺。故自殺之原因雖有各種不同，其為人間世之最可憐，最悲慘之幕，一也。

出家僧伽，依佛陀大法而修持，了生脫死則是，戕生求死則非。獨善其身，佛陀尚斥之為敗種，自無刻意尚行之自殺。儻然無慮，來去逍遙，自無環境壓迫之自殺。戒以持身，定以攝心，慧以遣執，自無心理變態之自殺。故凡為真修實學之僧伽，必無自殺之悲劇。

今所謂僧伽自殺者，乃指一般不純粹之僧伽，冒佛招牌，作敗佛絕僧之事業。揣彼命意所在：非將佛教敗壞至於滅亡，僧伽摧殘至於絕迹而巳。彼亦不暇顧自己所處之地位。正如「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肉」；但一旦獅斃肉竭，身蟲安能再延長其壽命乎？至於外界之摧殘佛教，壓迫僧伽，皆因冒佛招牌僧伽之反感而引起。不然，絕對無此種之現象。正如「獅蟲不自食其肉，外蟲安敢侵噬之。」獅蟲！獅蟲！汝之淫威，亦足畏矣；汝之自謀，無乃拙乎？何只圖目前，不顧日後之若是！

環顧中國佛教之僧伽，其不甘居獅虫地位者有幾？呼盧喝雉，烟酒爲命，然後直認爲莽流僧而不諱，不過自殺而已，非自殺之政策。大率由各大講寺，大禪寺所製造。倘指導有人，亦不至於若斯之極；其害淺以顯，無足深怪也。若夫不甘居獅虫之名，而有獅虫之實；陽則儼爲人天師表，陰懷蛇蝎之毒。處僧伽領袖之地位，握有寺產之全權。對俗人，則虛爲欺誑，（如關帝闖王求受戒等）博名利恭敬；對僧衆，則飾智驚愚，施殘暴刻忍。（如奉已則非常之闊綽對庸僧每日喉嚨喝破只二百文）使一一僧伽，墮其術中而不悟；雖有智者，不能自拔。倘一經人揭破黑幕，佛教尙有立足之地耶？而僧伽命根，未有不斷絕者也！自殺之政策，可謂酷且辣矣！茲略列其數端於下：

中國佛教，唐宋以來，宗風盛行，通徹靈明，無過於此；接機引物，如生龍活虎，誠中國佛教之特色！誰知先哲，本爲光大佛化，廣度羣生之利器；末流所至，竟變爲自殺之毒物。晚清以來，近今尤甚。在宗門者：競以達磨一葦東渡，隻履西歸，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爲口實；視經論若鴆鴆，况世俗之書籍。在上者，唯淫威之是逞，香板在手，殺活可以自在；在下者，貪一身安逸，房殮之美味，足以抵香板之惡罰；強梁者，識破個中玄妙，甘作莽流而無所忌憚。全國僧伽，受此種政策之毒者，最深亦最夥！此爲宗門自殺之政策者一。

經藏法海，茫無涯涘，非有博達深詣，徹法底源，作系統之研究，以宣示於人；後之學

者，鮮不有望洋向若。故古德悟佛陀之所證，樹一家之教理；不唯融貫全藏，實治世出世法爲一爐。末流所至，竟死古人語句之下，翻讀註疏，講一經一論，以自鳴得意；一審其根底，恐文相未能十分明瞭，况於真理。然對於學徒，則甚嚴深刻；彼自以唯能翻讀一經，一論，務使學者亦持此以終身。蓋忍學者，研究各宗經論，知識越乎而上之。東西新舊科哲，尤其是談不到矣。不安分者，覺經論無深意味，轉而營其特別之生涯；竟以傳持慧命之學，博蠅頭之利養。及其所至，度亡靈，送死人，大底皆由講寺中所造就。更有挂學社之招牌，號召青年，一受其毒，皆成麻木。其害雖稍輕冒充之宗門，其麻醉青年，阻礙佛化之進展，恐較宗門尤甚！此爲教家自殺之政策者二。

佛陀教人以戒定慧之學，而戒學爲定慧之首，其重要可知。傳至中國，雖不若佛世之嚴；而古德亦不敢輕率而行。且爲僧者，須經一番考試，以標去取。傳戒有專宗之門庭，不得隨處建戒壇，隨時受戒法，蓋防濫收徒衆也。今者律門墮地，其自命爲人天師表者，不問戒相之開遮持犯。甚至爲三師者，目不識丁，亦登壇授衆。觀彼之心目所在，唯視有徒衆可以羅致，有名利可以掠取；不妨越俎代庖。故禪寺，講寺，無不可開堂傳戒。而沽名釣譽無恥之徒，於青天白日之下，顯然作反革命之活動。土痞流氓，乘機投入。真正僧伽，日見減少；庸劣僧伽，日見加多。皆受講寺，禪寺中大法師，大方丈之賜也。此爲律宗自殺之政策者三。

僧伽既有如上三種自殺之政策，適處現代革新之潮流，佛教安得不滅亡！僧伽安得不絕迹！如餓獅子，已是瘦骨稜稜，加以少數之獅蟲，化生千千萬萬之蟲兒孫；獅子雖大，唯有肉枯骨消而斃。中國佛教僧伽之現象，確確類於如是。嗚呼！數千年來之法音，竟斷送於若輩之手耶？祖祖相傳僧伽之慧命，亦隨若輩而盡耶？我書至此，不禁有「江山不改，人事已非」之歎！雖然，彼以少數之獅蟲，充其力，足以斃獅子；以少數之僧蠹，充其力，足以禍佛教。彼人也，而我亦人也。彼爲僧伽而自殺僧伽，我豈不能爲僧伽而自救僧伽乎？故彼爲獅子身上蟲，我固可以驅之；彼爲佛教中僧蠹，我固可改革之。彼能覆楚，我能復楚；亦唯視我輩富於革命思想「現代之僧伽」能否堅忍刻苦耳！至於自救之政策何如？茲不再述。其大綱即在能一反自殺之政策，本佛陀大無畏之精神，求其適合現代思潮，而能駕馭之，使全世界成爲佛化大乘革命之思潮。豈僅救中國之佛教僧伽而已！

今日中國之僧伽（續）

寄塵

二 愚僧

愚僧云者，乃對智者而言。今日中國佛教革命之敵，即爲愚僧。愚僧之本能，惟在固守；惟其固守，故對於一切事，一切處，非曰常住家風，即曰老祖遺規。其老大腐敗，令人髮指

；雖利害之得失不計也，休咎之存亡不喻也！只知吃飯睡覺，大小便利；茶來伸手，飯來張口。簇簇寄生，陸離光怪，朝斯夕斯，惟等死耳。

(甲)宗下(註)中國最著名之禪宗，享最高之聲譽者，莫鎮江之江天寺及常州天甯寺若也。蓋兩寺殿宇之崔巍，聖像之莊嚴，財產之豐富，地勢之交通；若較之他省他寺，誠判若霄壤，不可同日語也。而考其究竟，則華其表，腐其中；黑幕揭開，不可嚮爾。是以往往所住之僧，十之八九，目不識丁。雖巧取宗門爲護身符，向上一着，不立文字，試問阿誰能參個麼生識得娘面來？不過借幾句口頭禪，以自愚而愚人耳。

(註)：宗下者，卽宗門下之謂也。下同。

(乙)教下 號稱教下者，若焦山定慧寺等是。蓋焦山乃曹洞宗之後裔。何物曹洞，若現在住持該寺之僧伽，連本宗所爲何事，都不清楚。有人問及，且大言不慚，輒稱之爲教下；人曰非是，且力爭之。怪哉怪哉！然而曹洞宗果爲教下乎？抑非爲教下乎？由此觀之，則教下之宗旨，尙不能分別知之；而素號爲長老知識宗匠法器者，亦不過愚人而已。

(丙)律下 佛法關鍵，乃在律儀，舍去律儀，難言佛法；故律儀也者，爲心地法門最要着也。無如丁茲末法，去聖茲遠；雖有律儀，無能守者。卽如江蘇句容之寶華山慧居律寺，每年傳戒春冬兩期，每期乞戒多至數百；所謂聲震全國，名聞鄰邦，誠非虛語。然而究竟其

實際，其乞戒者或尙可持戒，授律者則未必持律；是以該山之弊，因此養成，相習成風，恬不爲羞。悲夫！似此怪端，言之汗顏。獅虫害馬，魔子魔孫，若得太阿而手刃之，則佛門之羞庶幾可洗。不然，任彼自由，無法無天，戒行未成，而惡種先下矣。青年僧伽，爲其愚者，指不勝屈焉！

(丁)坡下 坡下爲何，卽無恆規之寺院也。以無恆規故，所以時而講經，時而念佛，時而趕經懺，時而做生意。飲酒吃肉，久已公開；尋花問柳，家常故事。如全國大小叢林，所謂方丈和尚者，鮮有不一榻糊塗，十惡兼并也。而最可怪者，現爲揚州佛教會會長之惡魔久安，且有一妻一妾，公養寺內；誠胆大如天，驚世駭俗者矣！若夫長江流域之區，所有之寺院觀等，能有免此惡習，百無一焉。進一步談：則中國佛教之僧伽，除少數知識界及茅蓬裏苦行頭陀外，餘者都是冬瓜爛屁股，沒一個好貨色耳。由此觀之，政治當局苟能將寺產一概沒收，所有勞僧勒令還俗。在黨國方面可謂除惡化以清社會；在佛教方面亦可謂剷除僧賊而解救困也。誠如是，則我佛在常寂光中，必爲之歡喜而爲之授記，必爲之光庇而爲之默佑。

(戊)下下 下下者，較上四下之僧伽下而尤下之謂也；其行爲下，其言動下，其一切無不卑下也。如一般擁有資本者，面團團作富家翁，而遇事之時，手段險辣，憑其萬惡金錢魔

力，利買流氓僧痞，使其暗中暴動，反抗佛教革命，阻行僧伽制度整理。最近如江蘇全省土豪資本之僧痞僧棍等，開反抗佛教僧伽革命大會，內有提議全省諸山派捐數萬元使游僧暗殺一僧伽革命運動首領者一萬元，殺一僧伽革命運動信徒者一千元，此雖愚人愚事，不足為奇；然出於四大皆空六根清淨之僧侶，誠尤驚世之駭聞也！

綜上五類：前二者，雖愚而無大建立，尚不過損人。後二者，則顯而易見為損害十方常住破壞和合僧衆者矣；似又非僅以自愚而愚人己也。

結 論

綜上觀之，惟智僧中有革命佛教之可能，現在雖未有鮮明之旗幟揭露於社會；然已在醜陋之中，各個團體有各個團體之組織，若時機成熟，則一舉手，一投足，必使佛寺舊制，完全推翻，澈底改造。至於愚僧之固守，雖竭其愚力及其全付精神反抗，亦等於強弩之末，而終不能貫蒞筵也。嗟嗟！中國今日之僧伽，形形色色，五花八門，而希佛教佛法佛化普及，非神經過敏者必不自信也。若能有堅固之團體，合法之組織，起而乘之，澈底革命；則佛教前途，或可樂觀。不然，病入膏肓，無可救藥，雖欲生之，不可得也！

吾自有生以來，屈指一數，已經過了二十六個寒暑。在這二十六個寒暑中的我，最初十年是依賴父兄過一種兒童的生活；後來那個長時期，——十六年的生活——可以說都是「自食其力」。然而這種「自食其力」的生活，已深深地刻着一種影像在我腦子裏，現在偶然回憶一下，也就覺着毛聳髮緊的害怕！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兩句詩，不可以拿來作中國十六年來的社會寫照嗎？在這個槍林彈雨分崩離析的社會上面，任是十二分平穩的生活也要根本搖動；何況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無家為家的僧伽？不過中國僧伽的生活已與印度不同了，今後僧伽的生活或也要與從前不同，環境是人類的指導者，我們立在這個二十世紀的環境上面，可以照着從前那種舊的習慣過下去嗎？我們青年僧伽應該照着從前那樣麻醉腐化嗎？這都是一些很費研究的問題。

我是一個幼小失恃而又多病的弱者，現在還記得當時跟着父兄那種景况，——每逢遭病的時候，不是父親在那裏一面做事一面口中叫着狗兒，就是我哥在傍邊冷酷似的對着；總不會得過母親那種親密的撫愛，這是我生平最痛心的一件事。及到了十歲，病痛還是很多，在我東邊附近的一個廟裏，也就時常往來其間。那個廟裏有一位和尚很好，我父親與他甚厚，所以他也很愛我，也就是我後來出家的一個動機。

一個十歲的小孩子，自然談不到出家是什麼一回事。不過「上帝是人類的福音」，這句話在西方老早傳得家喻戶曉；東方的佛教雖然與他不一樣，而在一般普通社會的心理上面，也不過就是這樣與他一個安慰，並沒有多大區別的地方。我當時雖然是等如一般的動物那樣無知，可是一面受了環境的教訓，總覺得自己的家中不若他人的好；一面又被宗教的習慣暗示着，末了終求得父親允許了我到那個廟裏來出家。

自從行了祝髮的典禮之後，每日隨着師傅拜佛讀經，并作些零星的事件。——灑掃等類——我師傅是學儒而中年出家的人，關於人生知識極其注重，所以隨着也就教我些小學功課，以為將來處身涉世的準則。詎意好事多魔，我的小學剛纔讀得起興的時候，他老人家忽然一病不起，結果終是棄我而死去了！我原來是一個失恃的人，現在又要恢復那個舊觀，真不能不長嘆着「命也何如」！這時我已有了十三歲，常想佛教既是一個普遍的宗教，有不有一個很好的地方來教養我們，如是我的「參學」工作就從這個時候出發了。

「參學」這個名詞，就是現在所謂「求學」的意思。我最初跑到一個廟裏去參學，足足登了半年工夫，除開那些方丈維那在那裏教「餓口」以外，總不看見有我腦子裏所謂「學」。後來我把楊子江流域的廟都參光了，其間有幾處教養一派或「多寶」子弟的地方，可是那些無關係的禪和子就腳也插不進去。所以我自從十三歲起一直參到如今，禪堂裏那個司水香燈的職務是

充夠了的，所得者總不過道友間之互相攻錯而已，并不曾受過一天我十三歲以前的那種教養。而我現在回憶十三歲以前的那個教養者，能不潸然淚下！

我是一個窮光蛋跑到廟裏來找飯吃，自然當不起那些和尚大人們來憐惜了，但是在一個偌大的中國佛殿，寺廟有那麼樣多，為什麼沒有組織一個很好教養青年僧伽的地方呢？我每走到一個稍大的廟裏，都看見有些青年在那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或有具我同樣心理的而不得其所者，那些廟裏為什麼不給他們一種相當的教育？難道他們都是同我一樣來找飯吃的嗎？

金錢是人類活動的符號，并不含着什麼可寶貴的神祕性；不過一般下級社會的人，眼腔裏偏要起一個貧富的局點，如是他也就身價十倍起來了。現在世界同我這樣無教無養的窮光蛋不知有多少，——比較中國恐要多一點——可以說都是由這個貧富階級造起出來的啊。

現在中國社會革命，就是要把這些被壓迫的窮光蛋解放到一般生活的水平線上去；而和尚立在這個革命的趨勢上面，公然還在那裏做他的富翁夢。唯聽見有人要他的廟子了，他馬上就掛出一塊大招牌來曰某某學院，一面向地方官去磕頭求他保護，等到稍為抵制得過去了，最多不過講一座經或請一個八股先生來講一部四書了事；徵之十六年來的佛教學堂，除掉二三處是例外，誰也是採着這個牛鬼蛇神的辦法。

在這個革命的破壞期間，人民總免不掉要流離失所，應如何利用這個機會來宣傳些大乘佛法以爲過渡到新社會上面去的宏法人材，——辦普通高小中學校，每週教兩點鐘大乘佛學是唯—最好的方法——也是今日和尙所應有的使命。現在我們已因經濟壓迫出一個信心來了，一面雖然說是來找飯吃，一面也知道萬惡的社會距離成功尙遠，總想在佛的學說裏頭找出一個真理來實行。——將來這種人比今日還要多——奈何那些廟裏偏不肯給我們青年僧伽一種相當的教養，我們在廟裏雖然是一天也不會餓過肚皮，但是除掉學些鑼鑼屁……鑼鑼屁……去同人家送死尸的技倆以外，總是流氓似的東遊西蕩；不留心也許佛的姓名都會不知道，因此佛教也就等如一個積養流氓的穢藪了！

我的話說得很多了，那些修學有素的長老看見也許以爲說得太過火，現在暫且止止不說了罷。

思凡 (舊劇新編)

奉持山人

「思凡」一劇，南北均有此齣。(漢劇名曰「下山」)演時醜態畢露；浪語淫形，描寫世法中人，尙傷風化；况扮作佛門弟子，教人破戒犯罪。此劇編者，依經應墮惡道，永受衆苦。其演者，觀者，同業所感，妄罹重罪，均我佛所謂可憐憫者。奉持思報佛恩，今就原

劇情節，全部改訂；只將男僧作一善知識，則思凡等情，不過一時妄念，稍提即醒，如彼日月之食焉。使彼地獄猛火，忽地化爲涼風，庶乎我釋氏之仁也。望諸善男子，善女人，其儆省勿忽！

——編者——

(旦扮小尼姑上)(唱)可憐可憐真可憐！一盞孤燈照佛前；光陰似箭催人過，日月如梭逼少年。(白)小尼情空，自幼出家，領了師父之命，照守庵堂；來至殿前打坐，想俺向來六根清淨，五戒堅持；這幾日不知爲何心煩意亂，思想起來，好不惱悶人也！

(唱)小尼姑，坐禪堂，心中煩悶；這幾日，不覺得，常念俗塵。自幼兒，別父母，空門來進；孤寂寂，誰是我，親愛之人？憶那日，出山門，觀看春景；見小鳥，一對對，和雅哀鳴。回殿來，念佛號，心口不應；左胡思，右亂想，夜到天明。我師父，他怪我，得了甚病；那知道，我心中，苦惱萬分！

(白)咳！我如此朝朝暮暮，何不打過主意，離了此間，回到家門走走。正是，正是。我就此收拾包裹，換了衣裳，趁師父不在家下，急忙走了去罷……走了去罷。(旦下改裝復上)

(唱)半破裂裝忙脫卸，足下僧鞋撇了他；打扮得鄉間女兒樣，怕是旁人說根芽。(作行走介)哎……啲！走了大半日此去庵門已遠，腳趾酸痛，不如在此休息片時。(尼坐地介)

(生扮行脚僧上)

(白)在下沙門淨修，爲生死事大，看破紅塵，毅然離了家室，往大雄寺爲僧；經聲佛號，晝夜修持，於今數年，只因大事未明，特往名山，參訪知識。你看這雲水茫茫，所爲何事？

(唱)念人世，衆苦聚，無常催緊；那炎炎，火宅內，何處安身？我旣作，佛弟子，擔荷家業；必須要，行若行，到處參尋。(僧作行路忽瞥見尼姑介)(姑作忸怩隱避狀)(僧白)呀！你不是觀音庵情空師嗎？爲何來在此地？尼應云：我，……我是回家瞧看父母的。(僧作色云)我看你這個樣兒，莫非背了師父，私自逃去下山？快與我真實道來。(尼起身合掌白)師父慈悲，聽俺道來：(唱)多因是，業障重，難以修煉；這幾日，動塵念，意馬心猿。怕的是，魔緣會，染心不淨；豈不要，袈裟下，失了人身！因此上，背師父，還家止息；聽父母，作主意，方便而行。

(僧白)哎呀！……師姑此言差矣，想你我多劫以來，輪轉六道，不知受了許多苦難；今得出家，乃是三生有幸，正宜超悟生死，離愛離癡，縱然一時妄念岔湧，就要立定腳根，勇猛奮鬥；祇要道念堅固，自然魔障消除。正是「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况你們女人身，形成五漏，百苦纏繞；他日家庭內，受盡種種苦惱煎逼；那時再想解脫，也不行了，豈不悔之晚矣嗎？(尼作驚悚俯思介)

(僧復白)依我之見，師姑，你仍宜放下塵念，卽早回頭！人身難得，佛法難逢；那人世惡濁，衆苦充滿，有什麼可貪念的呢？

(僧唱)我勸你；急把那，妄念放下；回庵堂，勤懺悔，自利利他。雖說是，伴古佛，青燈寂寞；到臨終，生極樂，得見彌陀。

(尼拜跪流涕白)多謝師父！感師父苦口良言，使我頓開雲霧，重見青天；以後行持，仍望師父明白開示！(唱)我一時煩惱爲無明，感謝師父開示深，只今勒馬懸崖地，免做三途墮落人。

(僧作聲色白)是呀！你既聽從我言，我今告你修行徑路。若論「見性成佛」，本是最上乘；須要上智利根，凡夫不可多得。諸佛菩薩，有異巧方便，名爲「一行三昧」；但念阿彌陀佛，決定往生淨土，汝只嚴守戒律，依此修行便了。

(尼白)師父慈誨，謹當遵依！只是我背師下山，於今怎好回去也。

(僧白)這個容易，我今送你還庵，你師父決不得難爲你的。

(尼合掌白)多謝師父慈悲！阿彌陀佛！師父，我們就此回去罷。

(唱)暗地裏，謝菩薩，慈悲默佑；遇着了，有道僧，指示迷途。

(僧唱)譬比那，秋空月，片雲遮掩；一霎時，風吹散，清光照天。

(僧前尼後行走介)(僧唱)普願那，見聞人，歡喜感歎；(尼唱)同修行，生西方，共觀慈顏。

(僧白)師姑，你看那西山紅日，狀如懸鼓，想我們那座彌陀慈父，身在白寶蓮華中，垂念遊子久矣，我們急忙回去罷。

(尼白)急忙回去罷。(同下)(完)

好消息 (通信)

迦林

亦幻同志：

「一·十八」的來信，收到了。

承賜文學研究，是永久心感的。又承告我以大略近況，也是非常感謝的。并囑彼此此後再莫「疏於音問」，尤其是我極表同情的。

來函所云：「經濟」……「享受」……「名」……「利」等，確是一點不錯的，尤其是用來形容像我們這些清衆大師，更是再相符沒有了。

啊，我記得我無論在什麼時候或是在什麼地方，所遇的人，除非它是「痴」「頑」「蠢」等麻木不仁的所謂腦筋極其簡單的人，或許是「聾」「瞶」等有病症狀態的些人，其餘大概不論是

「老」「少」或是「智識階級」「非智識階級」是「在家居士」或「出家比丘」，都是異口同聲的說着：

「出家人不久是決不得了的！……」啊，那曉得還沒到一年，如浙江咧，江蘇咧，河南咧，驅僧奪產的事，已屬司空見慣了；無如我們那些同胞先生，還是依舊的昏瞶着，冥頑着，毫無一點覺悟的表示呢。唉，可憐，可憐，真可憐！

好了！好了！有辦法了！什麼辦法呢？就是：我數日前才得了南京某某機關裏的一個朋友來信說：

「目下由政府委員，提議於內政項下，設立宗教委員會，一分爲解決佛教一切問題的最高機關。……」又說：

「……此間因佛徒危境，想一面辦理事務，一面培養僧徒人才，……如何培養僧徒人才？擬由該委員會籌款擇地，作佛徒根本的建設人才，直至目前觀之，似不難於最短期內即能實現，此誠有足爲吾人所樂觀者！是則向之懸懸不決者，可以解決，兄之素懷，亦堪慰矣。一有着實，即行通知前來，并徵求有志之青年，共策進行。……」

照這樣看來，似是而非的佛徒們呀，齋公齋婆式的佛徒們呀，強盜和軍閥強奪或霸持式的方丈職事們呀，快快醒醒夢吧！不久恐怕如獵人搗鳥窠般的來解決你們這些所謂警策門庭，

所謂大叢林了！亦幻兄呀，你看我說這話，對不對？過激烈嗎？我想：果眞政府這樣做也好。因爲「佛法」還不致受多大的損害，祇不過一般「相似僧」稍吃一點虧罷了。亦幻兄！你以爲怎樣呢？

「你問家師兄寬蔭畢業後的消息怎樣？」現在我且將他過去和現在及將來的情形，簡略的答你一答：過去怎樣呢？從北大畢業，在內學院治內典二年，和我可算同時，也是去年夏天才和我先後回國的。現在呢？現在和我同住一處。將來呢？今春擬往印度，留學加爾各答大學，專研佛哲及梵藏巴利語等，期限未定。

天太冷了！字是亂寫一頓，不知寫些什麼，還望原諒！此覆，并頌
吉祥如意！
迦林。二，二。

佛敎要聞

改僧寺爲學校△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薛篤弼擬召集全國教育大會，提倡
改僧寺爲學校，做暹羅先例。——轉錄廈門商報四月十號專電

改良普陀山計畫△定海縣縣長馮中鈞鑒於普陀一山，僧衆良莠不齊，且毗鄰沈家門，實亦一定縣之要隘也。日昨特擬具改良普陀山計畫書一紙，呈請省政府照准。茲摘錄之如下：（一）編造名冊，由縣府製發表格，交普陀警所分發圖山衆僧，尅日填就送府，並隨時調查有無不符之處。（二）恢復僧校，不使幼僧失學，而迷於非道；該校經費由該僧組織董事會負責，而一切教務，由縣屬教育局規劃，校長由縣府委任負行政之責。上述善策，倘蒙允許，他日該山之革興誠無量矣！——轉錄時事新報三月三十日新聞